

1985年世界最佳畅销小说

〔美国〕弗雷德·马斯塔耳·斯图尔特

死神大亨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死 神 大 亨

(上)

〔美〕弗·马·斯图尔特 著

张 平 尹 平 译
徐 申 余端志

王 海 燕 校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死 神 大 亨

(下)

[美] 弗·马·斯图尔特 著

张 平 尹 平 译
徐 申 余端志

王 海 燕 校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流 云

封面设计 井 文

死神大亨

〔美〕弗雷德·马斯塔德·斯图尔特 著

张 平 尹 平 译
徐 申 余端志 校
王海燕 校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吉林省白城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30,000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40-0132-5/I·132

印数: 1—20,000册

定价: (上·下) 6.80元

出版前言

《死神大亨》是美国1935年最佳畅销书。它一发表即震动西方文坛，不胫而走；现已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行销达数千万册。

本书写的是一个雄踞西方半个世纪之久的军火家族奋斗、冒险、发迹、搏杀和灵魂挣扎、颖悟的历史。书中主人公尼克·弗莱明由一个普通人家子弟进入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公司，倍受青睐。从此，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往来于欧洲、北美、亚洲、非洲各战区，斡旋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显赫人物之间，大搞军火投机生意。他凭恃超群的智力，过人的胆略和联翩的诡计，终成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巨富。然而，靠战争而起家，靠杀人而发财，使他人性和良智受到严厉谴责。及至耄耋老年，他决心卖掉苦心经营一生的军火公司，将劫夺的不义之财尽用于人类的和平福利事业，但此举却遭到他的子女们和五角大楼的顽强抵抗。最后，他终被亲生儿子雇刺客暗杀于公海游船上。

尼克·弗莱明发迹和不无追悔的一生，充满传奇般的个人情爱色彩和极为复杂的情感纠葛。为了事业，他残酷地抛弃了他最初的恋人；而婚后，他出身英国皇室的恩爱妻子又

惨死于战祸。从此，几个子女分崩离析，令他陷入窘境；后来，他结识了一位法国上流社会的高级妓女，尽管他们享尽恩恩爱爱，但这位妓女毕竟经不起狂风暴雨般性爱的诱惑，终于离他而去。而老年的他在极度痛苦中，当年被他遗弃因此仇恨他半生、几欲谋杀又屡次救他于危难的初始情人，九死一生，历尽磨难，终又回到他身边；在他死后，又亲自惩罚了他人伦丧尽，野心勃勃的儿子查尔·弗莱明，阻遏了这家西方最大军火公司罪恶的延续。

这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极富纪实性、传奇性和使人倍感亲切的世俗性。故事诡谲，情节奇特，知识丰富，场景广阔，人生意蕴十分深刻，艺术上也很讲究，具有强悍的情感震撼力和思想冲击力。读后，不只能满足人们情感和精神上的多方需求，而且还同时会油然升起一种维护人类尊严、价值和生存的神圣庄严感，哲理意味绵延悠长。

可以预测，本书将会获得多次再版的机会。

引 子

1963年

突尼斯海岸。刺客站在海滩上，通过双筒望远镜观望那艘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游艇。

此刻，游艇的主人——常被新闻界称为“传奇人物”的尼克·弗莱明——就在艇上那间舒适、奢华的睡舱里。此时不过早晨7点30分，但可以看见，在这艘豪华的190英尺长的“海浪”号甲板上，已有两名船员在工作，其中一人在拖洗柚木甲板，另一人则在擦拭镀得发亮的金属部分。刺客知道，“海浪”号总是被保养得光洁照人。

使刺客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竟然有人肯付如此大的价钱让他暗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其实，尼克·弗莱明还能活几年呢？但是，两万五千美元已汇到他在瑞士银行的帐户上。为了这笔钱，他不该问任何毫无意义的问题。

刺杀尼克·弗莱明并不容易。只要主人在艇上，他的两名武装保镖就会昼夜在甲板上守卫。弗莱明似乎已意识到不测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他旅行时总要乘防弹轿车或私人飞机，他的五个住所也都安装了先进的报警装置。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希望看到尼克·弗莱明的死，而他那金元帝国的万贯家财又何尝不带有血腥味呢？一位容易冲动的批评家刻薄地估计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中，百分之十

七岁入壳子，那时对于德军火药厂生产的炸弹和子弹。而尼克·弗莱明正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多少年来，新闻界一直称他为“死神大亨”。

另一方面，刺客知道，如果尼克被杀，也会有许多人深切地悼念他。弗莱明基金会将是其中之一。该基金会拥有近十亿美元的财产，曾资助过多项医学和科学研究，还曾向一些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提供过几百万美元的赞助。尽管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认为这不过是为了粉饰门面，但公众确实从中受益匪浅，而这一切都来自尼克·弗莱明的巨大财源。犹太人会怀念他，因为尼克·弗莱明曾出资上百万美元在以色列修建医院。尽管他本人不过是半个犹太人，也根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拍卖行和古董商也将悼念他：尼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品收藏家之一。他收藏有包括沃米尔的一幅珍品在内的42幅18世纪前艺术大师们的杰作，据说价值5,500万美元。当然，无论如何，饮食业的商人和鲜花商人不会怀念他：尼克拥有巴黎大酒店受过训的高级厨师，而他的私人花房足可提供他举办宴会时的一切需要。但是，纽约、伦敦、巴黎以及贝弗利希尔斯的那些奢侈品商人将怀念他：尼克那王子般的生活方式每天都要消费上万美元。

家庭妇女、儿童和老人们也会悼念他：多少年来，尼克的风流韵事一直是喜欢搬弄是非的专栏作者们的热门话题。

刺客为自己的使命感到自豪和兴奋。他曾刺杀过一些人，但都是些无名之辈，尼克·弗莱明无疑是他最值得夸耀的“猎物”。出于职业习惯，他对讣告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估计，关于尼克之死的报道至少将在《纽约时报》上占两版篇幅，尼克的葬礼将有包括美国副总统和英国的一些皇室成

员参加。这也许将是自己刺客生涯的顶峰。他得意地想。

但是，他必须首先干掉尼克。

他把望远镜转向船尾甲板。那里，一名保镖正坐在帆布椅子上看杂志，一支步枪随便地横在他的膝盖上。如果刺客的计划成功，今天就是这名保镖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最后一天了。

望远镜慢慢地在“海浪”号上扫来扫去。刺客用眼睛搜寻着，他记下了这条几乎可以作为巨大财富的傲慢象征的豪华游艇上的每一细节。镜头在船的中部停住：一个女人从舱门中走了出来，她高高的个子，亚麻色头发，身段娇好，身着一件考究的浅蓝色上衣和一顶宽边帽子。很难说出她的年龄，因为她的脸庞虽然很美，但看起来却有些不太自然，似乎做过美容手术，估计她有五十多岁。刺客知道她就是弗莱明夫人，是一个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离开丈夫身边的女人。今天就属于一种特殊情况。

尼克·弗莱明的游艇的到来，在这个靠近突尼斯——利比亚边境的名叫杰尔巴的沉寂小岛上引起很大轰动，因而刺客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许多情况。他刚一到达这里，便用一笔慷慨的小费从旅馆的门房外得知，弗莱明夫人患了牙疼病，一小时内她将乘直升机飞往首都突尼斯，然后乘私人飞机赴罗马见她的牙医贾恩弗兰科·斯帕达大夫。他是这位超级富豪最得意的牙医。到罗马去看牙医。对于刺客来说这真是件稀罕事儿。不过，对于弗莱明夫人来说，这次牙疼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

弗莱明夫人走到船舷边，斜靠在栏杆上，欣赏着海上的晨光美景。刺客的望远镜一直对着她。突然，他意识到她正

在看着他。她站直了身子，转过去同一位船员说了几句话，船员便匆匆走进船舱。过了一会儿，船员重新出现在甲板上，递给弗莱明夫人一只皮盒子。她从盒子里拿出一副双筒望远镜，向刺客这边观望。

要保持镇静，她并不认识我。他告诫自己。随后，他放下了望远镜。现在该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他沿着海滩向旅馆方向走去。

刺客想错了。弗莱明夫人确实认识他，至少他已看清了他的脸庞，感觉到面熟。她敢肯定以前曾在海滩的某个地方遇见过此人。

依傍突尼斯海岸的杰尔巴岛在南地中海和煦的阳光下显得平静、安宁。突尼斯曾经是罗马帝国的粮食产区之一。1881年，法国人通过帮助腐败的土耳其总督还债而“占领”了突尼斯，因此，直到突尼斯独立后许多年，法语仍然被广泛使用。橄榄、磷酸盐和海鲜在突尼斯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是旅游业。开发者们预言，杰尔巴将成为第二个特尔索海岸。

尼克·弗莱明乘游艇来到此地的原因是：他正考虑在这个突尼斯小岛上投资兴建一家海滨旅馆。

作为多年的职业杀手，刺客靠他所得的高额报酬已成为一个富翁。他衣冠楚楚，旅行时坐头等舱。这不仅因为他喜欢过奢侈的生活，还因为他知道，多数人总是错误地认为职业刺客既不穿高级衬衫，也不住巴黎或伦敦的高级饭店。在这个金钱就是一切的社会里，富有意味着受人尊敬，哪怕这种富

却是虚假的；

富人可以被谋杀，但他们自己绝不会去谋杀别人。

所以，刺客一到这里就住进了岛上最好的旅馆。他是一名德国陆军上尉的儿子，1925年出生在杜塞尔多夫，现在他使用的是瑞士护照。但在与旅馆人员谈话时他讲的是法语。他用的名字是路易斯·阿纽；职业：日内瓦纺织品商；旅行目的：休假。从他那间带有隐蔽阳台的圆形房间里可以俯瞰海滨沙滩。早晨，他在海滩上漫步了两英里，与一位贝督因牧羊人和一位突尼斯垂钓者进行了交谈。旅馆的晚餐十分丰盛，但他没有吃。他只吃了一粒安定片，然后将闹钟调到11点，开始睡觉。他在足足睡了4个小时后被闹钟叫醒。他穿上一件蓝色三角裤做健身操。这套健身操是一位奥地利体操专家专门为他设计的，需要40分钟。

洗过澡后，他从一只驼皮箱子里拿出一个四方形的塑料包。他解开包，拿出一件黑色橡胶蛙人服穿上。包里还有一副鸭脚板，一个面罩以及一套吸盘，此外，还有一只防水枪套，里面装有一支上了消音器的22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手枪。他将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到海滩。在象今晚这样的近距离行刺中，刺客总是避免使用特种枪，因为这容易受到追查。22毫米的勃朗宁手枪是最适合近距离行刺的杀人武器，子弹射入人的头部后不会从另一侧钻出，但足以射透颅骨，致人于死地。

刺客知道，晚上10点以后旅馆将无人照看。在杰尔巴岛上，晚饭后除了上床睡觉和作爱之外，人们无事可做。

1点正，他关上灯，离开房间。花园里空荡无人，他向海滩走去。早春三月，沙漠的晚上寒气袭人，没有风，地中

• • •

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沙滩。乌云遮蔽了月亮，朦胧夜色中只有旅馆门前和远处游艇上的几盏灯若明若暗地发着微光。

刺客穿上鸭脚板，戴上面罩，然后拨水向深处走去。当水没到他的腰部时，他开始游了起来。这里距游艇有50码远。

晚饭时，尼克坐在餐厅里，只是漫不经心地吃了一点色拉。尼克·弗莱明一生中从未荒度过时光，但他明白时光却不饶人。他并不怕死，在这个星球上活到75岁已经足够了。他甚至期待死亡的来临，以满足他自己最后的好奇心。如果死——象他所期待的那样——不过是双眼一合，忘却周围世界的存在，那真是太美了。如果正统的宗教说法是正确的，即世界上存在着因果报应，那么他的例子肯定会十分有趣儿。

他真正讨厌的是当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身体机能却开始衰退。他依旧陶醉于性生活，但医生们却劝告他要“有所节制”，因为最近他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迹象。当你意识到性生活会使你丧命时，性生活便再也不会那么令你心醉神迷。这可真是一件憾事，因为尼克仍象热恋他第一个妻子那样热恋着他目前的第三个妻子。他的狂热劲儿一如既往。

11点钟，尼克爬上游艇睡舱里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他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关上灯准备睡觉。他思恋着自己的妻子。他回想起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回味着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追忆着自己的一生。他所经历的快乐与危险都大大超过了一般人。他生产出的枪支弹药和坦克使他在20世纪战乱不息的地区成为风云人物，也正是这些东西使他变得富有和重要起来。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这

场极端错误的越南战争中，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争使他结识了许多国家领导人，也使他成为本世纪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然而，在那个色彩斑斓、无所不在，被称之为“时间”的东西的作用下，他的大脑已日渐迟钝，他对自己这漫长一生的回忆正开始变得日益模糊不清了。

但是，不管怎样，有一个记忆却一直强烈而深刻地印在他的脑子里：那是在本世纪之初一个寒冷的11月的早晨，当他妈妈将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州那座令人生畏的维多利亚式庄园后所发生的事，以及那幢昏暗的、对他的存在具有神秘作用的房子。

这些记忆永远不会模糊！

距游艇只有10码时，刺客潜入水下，然后在“海浪”号突出的船尾悄悄露出头来。他诅咒自己不走运：月亮从云朵后面钻出来，他的身影在淡淡的月光下清晰可见。而周围一片寂静，由于有突出的船尾掩护，船上的人无法看到他。

他从腰间的袋子里拿出四个吸盘，系在膝盖上两个，另外两个拿在手中，然后将它们紧紧吸在船身上。他缓慢地、悄然有、象只苍蝇一样沿船体向上爬。当头部接近主甲板后，他开始窥视柚木甲板上和周围的动静。

一名希腊保镖正站在后甲板游泳池边吸烟。

刺客用左手抓住一根船舷栏杆，支撑住身体，用右手掏出防水枪套里的勃朗宁手枪。他瞄准了保镖的左眼。消音器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保镖倒在甲板上。

刺客翻身登上甲板，脱下鸭脚板，然后赤脚向前匆匆走

去。通过观察船员和弗莱明夫人的走动情况，他已推测出尼克·弗莱明的睡舱就在主甲板上。他打开了一道门，悄然走进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走廊直通客厅，再往前走便是睡舱。刺客慢慢地拧了一下睡舱的门。

门没锁。他穿过尼克那间没有灯光的书房，来到卧室。他悄悄地用左手打开门，右手握着手枪。卧室里一片漆黑，但从船窗射进的月光足以使他看清床上的那位老人。老人静静地躺着，显得虚弱无力。

对于刺客来说，尼克·弗莱明不过是一块肉。

他来到床前，慢慢地举起枪。

他瞄准了仍在梦乡中的老人的头部。

第一部 命运多舛

1900年—1918年

第一章

这位十二岁的男孩儿长得很漂亮，乌黑的头发，蓝蓝的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光洁的皮肤被秋风吹得粉里透红。他穿着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裤子，黑色白织上衣，戴着破旧的手套，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一看便知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被妈妈牵着手走在通往弗莱明庄园的石板路上，脸上现出迷惑不解和恐惧的神色。

“妈妈，我们干嘛到这儿来？”尼古拉斯·汤普森用俄语问妈妈安娜·内利多夫·汤普森。她是一位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

“过一会你就知道了。”安娜急促地说。她今年三十六岁。15年前，即1885年，她从基辅移居到这里，嫁给了克雷格·汤普森——一位出生在威尔士的矿工。在贫苦生活的折磨下，安娜·汤普森昔日的楚楚风采已所剩无几。她那头黑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了，而她的皮肤——曾经同她儿子一样光洁的皮肤，如今已变得粗糙不堪。她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戴着草帽。但尽管如此，她却依然是一位使男人见了不免要多看上一眼的妇女。此刻，她牵着儿子走在通往庄园的路上，她

的眼中喷射着愤怒的火焰。男人见了她这副模样也许会再看上一眼，但马上就会跑掉。

“妈妈，我害怕。”

“没什么可怕的。”妈妈答道。

他们来到一幢大厦的宽大的玻璃门前。这幢具有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大厦，在宾夕法尼亚州弗莱明顿镇里称得上是首屈一指。她使劲拉了几下门铃。北风吹过，红砖大厦的拐角处传来阵阵呜咽声。蓝天里，片片浮云随风飘去。在1900年11月这个寒冷的早晨，对于尼克来说，眼前的红砖高墙，门廊左侧那巨大的玻璃窗以及那由金属镶制成的复折式屋顶，都隐约地显示着与弗莱明顿地方齐名的弗莱明家族那令人畏惧的权势和财富。

前门开了，黑人男管家怒气冲冲地看着尼克的母亲。

“你想把门铃拉下来不成？”他气呼呼地说，“你不知道楼上有病人？你想干什么？”

“看病人。”安娜理直气壮地说。她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让人不太好懂。

男管家轻蔑地看了看面前这衣衫不整的母子俩一眼。

“象你们这样的穷叫化子最好别去打扰弗莱明上尉。你们走吧！”

他准备关门，但出乎意料的是，安娜一把将他推到一边，走进大厅。

“嗨……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能上楼！等一下！”

但是安娜已拉着儿子走上了雕刻精美的木制楼梯。目瞪口呆的男管家关上大门，在后面追赶他们。

“我要叫警察了！”他说，“真的！我发誓！”

安娜已到了楼梯转弯处，那里悬挂着一幅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画像，画像里的那个人，文森特·卡莱尔·弗莱明，就是这幢大厦的主人，也是“弗莱明煤业公司”董事会主席。这张像是10年前画的，当时弗莱明只有五十岁，正处于一生中鼎盛时期，因此画像上描绘出的是一位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男子。他一头棕发，满面胡须，身穿时髦的礼服大衣，脚蹬乌光照人的长统靴，左手傲慢地放在腰间。尼克·汤普森盯住画像停了下来，妈妈拉了他一把。

“那是谁？”他气喘嘘嘘地问。

“你爸爸。”妈妈冷冷地回答。

尼克怀疑妈妈是否疯了。

来到楼上后，安娜毫不犹豫地向左拐去，大步穿过昏暗的大厅，向尽头处的一道门走去。眼前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尼克心中引起了一阵难以抑制的兴奋。他回头望着怒气冲冲地跟在他们身后的男管家。

他会杀死我们的！他想。这个黑鬼会杀死我们的！噢，上帝！这是怎么回事？我爸爸？我爸爸是克雷格·汤普森……

他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卧室。突然间一切都静了下来。尼克环视四周，一双蓝眼睛瞪得圆圆的。房间的天花板很高，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古朴的描绘牧牛吃草的油画和历史名胜的版画，深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低垂在窗前，地上铺着贵重的地毯，一盏油灯发出昏黄的微光。靠里面的墙边安放着一张精致的黄铜床。床上，一个穿睡衣的男人半躺半卧地靠在一只大鸭绒枕头上。尼克认出他就是画像上的那个人。然而，面前的这个人已同木乃伊差不多，他的棕色胡须已经花白，脸颊深陷，面如死灰，画像中的那股傲慢劲儿在时光和病魔的消